

## 中国文学之“协”

□张未民

其实也在一个“协”字。早在《尚书》时代,在《尚书》的开篇《尧典》当中,“协和万邦”就已成为传诵后世的“中国”的第一原则和最大特质。中国文化和中国文学都拥有一个偌大统一而丰富多样的时空,它的本色在于“协和”。中国文学之“协”是中国作协的使命和功能所在,就是“联络、协调、服务”,就是为一个整体的联合或共同体的和谐存在,而这是由中国及其文化的本质所决定的。在中国作协65年的历史中,明确地界定和标明其“联络、协调、服务”职能,应该是其走出政治至上时代,在历史新时期向“协”的本色的必然回归。

中国文学是中国人、中国社会和历史的文学,其文化形态和文明形式,巨大而丰富,囊括、覆盖的人口数以亿计。在茂名,我们只是和数十位文学创作者相遇,其实那里的文学工作者、文学爱好者,和中国东、南、西、北各一样,都是为数众多的。自古以来,中国人就有以文学为载体而寻求一种伟大的共同体的联合理想。《诗经》以风雅颂而涵括广大地域和人群自不必说,就是古代的文学家士大夫个体,如杜甫、李白都是沿着黄河从上游写到下游,沿着长江从下游写到上游,乃至从黄河跨到长江,从洞庭湖南跨到洞庭湖北,“行万里路,读万卷书”,他们在用文学的个体努力沟通着不同路途上的心灵,激活一长串生命的水花。“正是江南好风景,落花时节又逢君”,这是《江南逢李龟年》;“渭水春天树,江东日暮云,何时一樽酒,重与细论文”,这是《春日忆李白》。南北朝大诗人庾信也曾写道:“北临玄菟郡,南戍朱鸢城。共此无期别,俱知万里情。”玄菟郡在今东北鸭绿江南岸,而朱鸢城则在南方之南的岭南,但在庾信的笔下,我们因趋向沟通与认同的文学之笔,文化之心而共同感知着一个共同的“万里情”。可见很早很早的时候,我们的文学先辈就用“万里”来文

量和重组中国人的整体性“情感”时空了。相比之下,我们从长春到茂名,中国作协组织的文学之旅,让我感受到,中国作协之“协”是为了“中国文学”之“协”,它不过是中国文学历史上庾信、李白、杜甫等大师们所特有的那种协合人际与地理,共组心灵、情感与命运统一文化时空的伟大传统的当代延伸。不过在现代社会赋予其一种现代性的组织形式而已。“协”是一种渴望,“协”是一种人文精神,弘扬“联络、协调、服务”的功能,这对于我们深刻学习领悟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人类的命运共同体“理念,无疑具有重要的启迪。

由于“协”之所在,中国作协在历史上养成了重视少数民族文学的传统,这一传统在新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以四面八方的“边地写作”而汇拢向中心流淌,藏地、新疆、云贵、内蒙古等地文学的兴起,共同组成了中国文学更大更和谐多彩的局面,是中国文学从未有过的新的现实。中国作协的少数民族文学扶持工程、翻译工程,更是功德之举,多元一体,使四方原野文如繁花开放。

“协”之于文学,当然方式与途径多种多样。也许是经常从事文学评论的缘故,近年来提出的“协会批评”的说法就给我很深刻的印象与认同。由于中国作协的“文学中国”之“协”的功能,在学院批评、媒体批评之外,存在着一种由作家协会的“协”的功能而生成的职业批评,是作家协会系统对文学发出的声音。评论家胡平在倡导和阐发这个有力的概

### 见证与步履

庆祝中国作家协会成立六十五周年

■讲述

## 巧遇鲁若迪基

□铁扬

第一次到云南,按着友人的指点,先到版纳,后来丽江。原来丽江和版纳的风貌差别是如此之大,这包括了民俗、习俗,也包括了地貌和温差。在7月版纳炙热的气候里刚享受到基诺族在高脚楼中的款待,又来到气候宜人,甚至还有几分凉意的丽江。

出机场后,接待我们的是一位有着高大身躯、面目黝黑、五官明晰、眼睛炯炯有神的小伙子。凭感觉我猜他是一位少数民族朋友。果然他有着一个奇特的名字——“鲁若迪基”。我和我的同伴坐在鲁若迪基的车上向我们预定的饭店行进。窗外是白云缠绕的山峦和开阔明丽的低地。一路上鲁若迪基话语不多,对丽江的美丽山水也未作过多介绍,他心中总像还有另外一个世界。车行“半天”,鲁若迪基才“不显山水”地告诉我他是普米族人,也可以叫他鲁若,他写诗,现在丽江文联工作,并说他曾在中国作家协会所属的“鲁院”(鲁迅文学院)学习过。“诗”、“作协”、“鲁院”,这些词引出了我们对话的兴趣。

谈到鲁院,他显得格外激动,话语中充满了对那个地方的敬意。他说,在那里读了许多名著,认识了许多作家,还听过一些名家讲课。他的诗集曾进入鲁迅文学奖最后一轮的评奖。那 year 有5部诗集获奖,而他的诗集只一票之差排在了第六。谈到此,鲁若的表情明显表现出几分遗憾。我说,我是一位画家,对评奖的事也不陌生,任何一个评奖过程都有阴差阳错,至今人类还没有发明一种能衡量文学和艺术的衡器和量具。我说,有谁能评判出第五和第六的差别在哪里?作家、艺术家终生都会遇到这难以断断的事。鲁若笑着,脸上又显得无比的轻松,话也多起来。他为我讲起普米族的故事,每个故事都带着对普米人以及普米人所处山水的深情,每个故事里都有对祖辈的无比敬重。至此,我已经觉得鲁若迪基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诗人。显然是普米族所处那块土地的灵性也附在了鲁若的靈魂中。宗教里不是有圣灵附体的说嘛。而养有他的父辈也给了他智慧,给了他真实的感悟和情操,他有根,他不是无源无根的漂流汉子。很快我的猜测就得到了证实。

到达鲁院已是下午,鲁若还是没有过多的热情表达,只告诉我晚上他不准备请哪位领导出面为我搞什么接待宴会了,他只约了几位朋友为我“接风”。还真实地告诉我,吃饭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和几位朋友认识。对此,鲁若的谈吐是神秘的、自得的。

晚上我如约在一个极普通的饭店和鲁若的朋友们见面,几位朋友都是普米人,和鲁若迪基一样浑身都带着普米人特有的淳朴和坦然。大家围着一个不大的圆桌而坐,每人面前都有一组用塑料膜包裹的简单餐具,谁也没有过多的寒暄。我入座后大家就用筷子把塑料膜“嘟嘟”捅开,算是正式开宴。桌上是一只沸腾着的大铜锅,锅周围是一盘盘“山”样的新鲜菌类,满地瓜子皮证明着他们早已在这里等待着我了。除了那一个大铜锅和那一盘盘新鲜菌类,他们还为我准备了珍藏了10年以上的老白酒。几位朋友一杯杯地满着酒。酒过三巡,鲁若才神秘地把几位朋友向我做了真实而详细的介绍。他要向我证实这几位朋友可不是一般人,他们虽不写诗,但他们很会唱歌,几位歌手还幽默地冠有属于自己的“封号”。鲁若问我,知道有位叫容中尔甲的藏族歌手吗?我说知道,他好像还在“星光大道”上得过年度冠军。鲁若说,下面我将为你隆重推出的是容中尔乙、容中尔丙、容中尔丁。于是,尔乙、尔丙、尔丁站起来向我笑着致意,那笑可不是一般的,笑起来包含着他们对各自封号的认同感,好像在说我们虽然不是尔甲,但我们就是仅次于尔甲的尔乙、尔丙、尔丁,这不用怀疑。

既是尔乙、尔丙、尔丁到场,当然是要唱歌的,珍藏10年的老白酒下肚,也当然是唱歌的好时候了。首先登场亮相的当然是尔乙,他唱了茶马古道上的赶马人的情歌:赶马人走着崎岖的山路,想着情人对他的“勾魂”,忘掉走路之艰辛。尔乙表情老到,声音坚实洪亮,俨然一副专业歌者的架势。我受着歌声的感动,想着他若站在“星光大道”上,弄不好也会得个年度冠军。周冠军、月冠军就太亏了。

接着唱歌的是尔丙、尔丁,他们唱歌的架势虽然没有尔乙那么专业,但声音各有千秋,歌声里尽是普米人的新老故事。我听着歌,想着他们的排名次序也许并不准确。

随着歌声,鲁若不住地在观察我,他看我一面真心领略着歌声,一面为他们拍手称赞,有时我还情不自禁地随声附和,他也乐了。现在该他了,他向我朗诵他的诗。他先朗诵了他的名篇《小凉山很小》,又朗诵了《一九五八年》。

诗对于人的感动是奇妙的,有时你觉得自己这首诗好,就是“诗好”而已,你仍然是个旁观者,但对鲁若的诗我是从内心受着感动的,我像是个“参与者”,你不能不跟随他在小凉山里行走、思索。在那首《小凉山很小》里,他道出了一个普米人对小凉山的真爱,当这爱变成诗时,他不是把一座山无限地夸大(这是诗人的通病),而是把它无限地“缩小”。缩成拇指、缩成针眼、缩成一缕歌声……他觉得小凉山小了,他的歌声才能轻而易举地越过山梁,答应他母亲的呼唤,一个小凉山的孩子随时都可以回家了,哪怕是他的声音。而他的那首《一九五八年》,更是一首幽默、辛辣、冷峻、顽皮的小诗:“1958年/一个美丽的少女/躺在我父亲身边/然而,这个健壮如牛的男人/却因饥饿/无力看她一眼……/多年后/他对伙伴讲起这件事/还耿耿于怀/说那真是狗日的年代/不用计划生育”。

我不知道除了诗以外,人还有什么办法用几行文字就能描写出一个时代,而对那个时代的描写又是如此传神,然而更有趣的是,这首诗还引出了一个更幽默的反义故事:当有人把这首诗念给鲁若的父亲——一个赶马人听时,老人却说:“这个杂种,他怎么能这样写我父亲,他哪里知道他父亲从来没有放过他身边的任何一个女人。”

你可以理解老人的回答是对儿子的斥责,也可以理解为老人对儿子的回答更是对那个年月的真实写照,老人只不过不和“它”一般见识罢了,这也就是一个普米人的大度之处吧。本来1958年那个歉年,饥饿使人连欲望也失去了。老人却说他从来没有放过任何一个女人。这位老人太可爱了。

歌声和诗伴着餐桌上的一铜锅和新鲜菌持续到深夜。没有不散的宴席,宴席散了,我也才真正认识了鲁若迪基和他的朋友们。啊,普米人,原来这样。他们不是像山样高大的汉子,但他们心中有各自的山,山就是屹立在他们心中的民族意识吧。也难怪鲁若对他面前的小凉山写了又写,但作为诗人,他情感之大,早已高过了他面前的这座山。至此,我想起俄国诗人普希金的一首叫做《纪念碑》的诗:“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/非人工的纪念碑/人们在走向他的路上/青草不再生长……”我没有理由拿鲁若在普希金相比,要比也可以,普希金的豪言壮语是傲慢的,而鲁若不必用人工为自己建造纪念碑,他心中有小凉山就够了。后来我又读了鲁若的一些诗,小凉山和鲁若无论在任何地方,它们的形象你能说不是纪念碑?普希金无论在人们走向它的路上青草不再生长。鲁若说:“草原上的草/疯长着/风吹来/也不肯低下头去”。那就是鲁若迪基走过的路,也是寻找鲁若迪基和寻找小凉山的一个人走过的路。草,不是不再生长,草,在“疯长”。

■行走

## 到莱州去『受粉』

□红孩

几日到烟台,都与“莱”字有关系。如最早到过蓬莱,后来又到过莱阳、莱山。6月末,承蒙烟台的文友相约,让我带队组织一个作家采风团到莱州走走。莱州是烟台下边的一个县级市,上世纪90年代前叫掖县,属置县。关于把古时沿袭下来的县更名为市、区,在社会上历来争议不断,究竟哪个更有道理,暂时搁置在这里,不去管它。

“莱”字不难认,但要具体解释其含义,恐怕就不是谁都能说得清楚的。“莱”字从字典上的解释为:郊外轮休的田地,也指荒地。而被世人所向往的“蓬莱”呢?其意思是指神话中渤海里仙人居住的山。这样一看,倒把我弄糊涂了,你说这“莱”字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?我当然认为它好,不然,烟台人不会那么热爱用“莱”字来起地名的。认识莱州是从一个叫元元的女孩开始的。元元是我报社的同事,3年前她到我的办公室串门,见我正在修改散文《莱阳去看梨》,就一脸兴奋地问我:“您什么时候到我们家乡了?”“怎么,你是莱阳的?”我问。“不,我是莱州的,都属于烟台。”于是,我开玩笑说:“莱阳莱州,你们都是‘莱’字辈的。”

元元是一个开朗聪慧的女孩,她看罢《莱阳去看梨》,十分真诚地向我提出:“您什么时候到我们莱州看看?”

“你们莱州也盛产莱阳梨吗?”

“我们那里不产梨,产月季花,世界各地的品种都有。”

“那莱州岂不成了月季之都了嘛!”

“是啊,我们莱州就是月季之都。”

元元的兴奋和自豪,让我足以对莱州充满期待。那一刻,秋日的阳光照耀在元元的脸庞,她扑闪的大眼睛让你越觉得这个莱州女孩的纯粹与美丽。元元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。她喜欢看戏,戏曲和话剧她都喜欢。这不仅仅是为了工作,而更多的是一种天性本能。我曾问过她:“你怎么那么喜欢看戏呢?”元元说:“您看过《锁麟囊》和《姊妹易嫁》吗?那故事就发生在我们莱州。”这就难怪了。我在莱州采风期间,市里专门安排我们去看了军旅画家曲直的《美丽莱州》油画展。曲直系莱州人,他用6年时间为了莱州画了100多幅油画,其中就有《锁麟囊》和《姊妹易嫁》的剧照。

听说我要去莱州,元元异常高兴。她说您一定要去云峰山,那里有千年魏碑,是中国的书法第一山呢。此外,您还可以到登海种业去看看,您知道袁隆平吧,他是研究杂交水稻的。而李登海呢,是研究杂交玉米的。这一南一北两个种子大王,解决了大半个中国人的吃饭问题呢!

每到到一个地方参观,我经常地问:这个地方的名片是什么?这个问题既好回答又难回答。在华夏大地,任何一个县市,都有着这样那样的历史遗存和新兴的城市地标,有的地方被命名为世界文化遗产,国家级、省市级文物保护单位,也有的地方被誉为天下第一村、第一城什么的。看着那些大家伙,厚重得让人喘不过气的东西,我常常在想,这些跟老百姓的日子有多少关系呢?在莱州采风的几天,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。

到莱州的第二天晚饭后,我一个人漫步在莱州的街头观赏夜景。看着一家家霓虹闪烁的门市店铺,走过几个街心公园,听着中老年妇女扭着秧歌的鼓点,我想到了和谐二字。我还想到,在那高楼与平房错落有致的万家灯火中,肯定会有一处是元元的家。我真想到元元家去感受一下莱州人的普通生活。

莱州市委书记李明的出现,使我们采风团的几个女作家眼前一亮,多帅的山东大汉啊。李明书记在莱州已经工作了7年了,几次到其他地方开升的会都被他推掉了。原因很简单,他喜欢莱州,这里的民风淳朴,人民的生活和谐。他自豪地对我说,今年以来,莱州没有发生一起入室抢案,这在全国都罕见。他还告诉我,没事多到莱州住住,这里的人长寿。据统计,目前莱州超过百岁的老人有100多位。这使我想到了2000多年前,秦始皇在统一中国后,曾三次东巡到过渤海。皇帝先生当时怎样到的莱州虽然没有详细记载,但他希望在蓬莱、莱州以及渤海地区找到长生不老药的想法肯定是坚定不移的。为什么要到渤海呢?想必这里的人寿命长是不争的事实。

采风期间,我们专程去乡村参观。20年前在乡镇工作过的我,对这些安排再熟悉不过了。我看到了熟悉的村务公开墙、宣传橱窗和新编农村新风三字经,以及整齐的民居、干净的街道、宽阔的健身广场,还听到农村人自己编词作曲的村歌。在与村干部聊过天后,我能体会出他们所呈现的一切都不是故意给我们看的,而是他们实实在在的生活。记得离开苍南村时,看到树下有一群村民在喝着茶摇着蒲扇下象棋,同行的作家赵瑜竟然兴奋地下车凑了上去。我们不得不碍于时间的关系把他喊上车。车子启动了,拐弯开出100多米的样子,见路旁有几个老太太在坐着闲聊。见我们的车子过来,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奶奶探着头在看我们,那眼神仿佛问:你们是谁?你们为什么要到我们这里来?尽管那眼神里有着疑惑,但透过疑惑,我读出来的不是警觉,而更多的是一种安详。老人家该有八九十岁了吧,我这样说。坐在我旁边的女作家张鸿插话道,说不定有一百岁了。我觉得也是,在这么好的环境下,每个人都应该活它一百岁。

采风第三天的下午,市委宣传部组织采风团和当地的作家一起开个座谈会。内容嘛,一是聆听作家们三天来的感受,二是想请作家、编辑们给当地的业余作者授课。在每个人都发言后,我谈了自己的感想。

“我觉得莱州是一个想骄傲就可以让人骄傲的城市,它所拥有的太丰富。在参观登海种业公司时,我看到一张李登海带着几名科技人员在田间授粉的照片。我就想,与其说我们到莱州来为业余作者授粉,倒不说是莱州的生态文明给我们作家授了一次粉,就是说,我们是受粉的,而不是授粉的。”



苏洽桑图文



她应声从贴着红福字的木门里出来,一整个世纪就站到了我们面前,排山倒海的温柔。眉清目秀,眉眼含笑。走路时,重心在脚后跟,八字脚有力地一摆一摆,看上去,只有70岁的样子。这是2014年6月6日下午3点,浙江桐庐新合乡一个叫松山的村庄。离她出生的时间,已过去了整整99年,她的脚步,从未离开过这个村庄。

“女儿呢?”

“女儿在这里!”

女儿应声站起,其实一直就在廊檐下看我们笑,孩子般笑,露出整齐雪白的牙齿,看上去大概60岁左右的样子,却有81岁高龄。她是大女儿,这家有4个女儿。

18岁,她生了她。99岁的母亲、81岁的女儿,像两朵姐妹花,开在下午3点的金色时光里。

我们拍照,询问,她们只是笑,偶尔说几句我们听不懂的方言。母亲始终两手轻握,虚搁在腹部,像空姐的标准姿势。她将大家往里让,说“来来来,吃茶,吃茶”。屋里的八仙桌上,供着她过世的丈夫的照片——白发,长须,面目俊朗和善,仙风道骨,和她很有夫妻相。她说,他是99岁走的。

相由心生,她有多么恩爱和幸福啊,才养出过这等感这?这是个什么样的地方啊,养得出这样的人家,还有那么多像她一样的长寿老人?很想问问她的故事,“八卦”一下他们的爱情。可是,有什么好问的呢?还有什么必要问呢?

当我们走出院落,她仍倚站在廊柱旁,看着人们散去,始终微笑着。她大概不懂我们这些外乡人在惊叹什么,她只是活着,经历一个人该经历的愁苦喜乐,把每个沉重的日子都过得天高云淡。她也会死去,在某一个下雪或者不下雪的日子无疾而终,然后被晚辈们抬到祠堂停放几日,送上山,不惊不喜,不忧不惧。像她在这个山坳里过的每一个日子,纵然百回千转,惟一的终点是宁静。

假如所有的人,如她,如最初的人类,从婴儿到老,哪儿也不去,好好守着一方水土,过自己的日子,男耕女织,布衣粗茶,也挺好吧?至少比从孩子开始就焦虑地活着好吧?

从前已经覆水难收,后来从这一秒开始。自然与岁月其实都并非无情,假如人真心悔过,一切都还来得及吧?